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鄰女語 第十二回 權臣構禍殺三忠 罪魁偷生難一死

話說各國聯軍自辦山西鄭道台之後，又在北京爭辦罪魁徐承煜、啟秀二人。議和大臣李鴻章無可奈何，只得順從各國公使之請，一連打了無數電報到西安行在，爭論此事。朝廷無奈，只得允從。原來這徐承煜就是大學士徐桐之子。徐桐本是個窮翰林出身，又是個極勢利極熱中的人，做官做了二三十年，不得一個好差使。他這一口怨氣，無處發洩，積之愈久，發之愈烈。遂將這股毒氣，一一移到同寅身上。久思借此報復，一消胸頭之恨。恰好那年朝廷冊立大阿哥的時候，要想選兩個八十歲老臣作為師傅，遂選了一個崇綺，一個徐桐。崇綺是個承恩公，本來是穆宗毅皇后生身之父，為人老態龍鍾，雖沒有什麼學問，卻是和氣可接。只有徐桐這老兒，年紀雖活到八十歲，一味意氣用事，倒像二三十歲的小伙子，動不動與人生氣，又歡喜在人面前說小話。他想一個人孤立無助，與其援引門生故舊，受他們他日反噬，不若提拔自己兒子，作一根深蒂固之人。遂用嚴嵩遺策，想了法子，一連把他兒子徐承煜升到刑部侍郎。他的兒子既然升到刑部侍郎，兩父子就在朝中橫行霸道，肆無忌憚。庚子五月間，拳匪初起，與剛毅定了一條密計，在朝中說了些激烈話，激動朝廷，要想借此大殺朝臣，以為箝口地步。他平生看見辦洋務的官員，升官發財極其容易，比他們做翰林的大佔便宜，最為心中所不喜。庚子五月中，拳匪入京，太常寺卿袁昶袁大人首先上奏，請飭地方官剿辦。此奏一上，朝廷一無成見，只惱了徐老頭兒和剛毅兩個。

當時朝廷接著此奏，便問軍機大臣，此事如何辦理。剛毅在朝堂之上，怒氣勃勃，大聲說道：「這義和團是奴才奉旨去請來的，法力無邊，神通廣大。有人敢說剿滅，即是妖言惑眾。可即將他拿下，斬首號令！」這一語果然激動朝廷之怒，立將袁大人拿交刑部。次日，朝廷又集三公九卿會議此事。徐老頭兒又在班中厲聲說道：「自從康、梁講什麼洋務西學，人心只知向著外國人。義和團是扶清滅洋的，袁昶這賊敢說剿辦，已是罪該萬死，還有什麼議頭？趕快殺了就完了！」朝廷果然允奏。

只可憐的當今光緒皇帝，知道無故誅戮大臣，必有大禍在後。一眼看見曾經出使過的許景澄侍郎，便傳旨宣上殿去。皇帝一手拉著他，話亦說不出來，那兩隻眼睛眼淚只是直流，有如斷線珍珠，落得滿身皆濕。徐老頭兒見了這個情形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又厲聲說道：「這是個什麼樣子！狐媚惑上，罪亦當死。一並與袁昶拿交刑部議罪！」大家議論紛紛。徐老頭兒又厲聲奏道：「這兩個罪人，情真罪實，還要什麼部議。只叫臣的兒子刑部侍郎徐承煜拿去斬了便罷。」剛毅也出班奏道：「遲便有人講情，不如趁早殺了的好！」端王出班奏道：「方今用兵時節，不殺大臣不足立威。殺了便足鎮壓這些心中不服的人了。」徐承煜看見端王如此說法，就算領旨。自己派為監斬大臣，忙即起身，趕到刑部傳齊劊子手，把許大人、袁大人押到菜市口。

許大人對徐承煜說：「我是身受殊恩的大臣，今日國事敗壞，不能補救，死了便卸了我的責任，倒也乾淨。只是我身邊尚有一個大學堂存款摺子，現存在道勝銀行，實銀四十萬兩。煩你代奏，不可便宜了外人。」說著，便將摺子送交徐承煜。徐承煜接著，便佯笑說道：「四十萬銀子，也賣不掉一個漢奸名字。不要囉唆了，趕快走你的路！」說罷，便吩咐斬訖。

這裡袁昶袁大人走上問道：「我犯了什麼大罪，今日要上菜市口？」徐承煜鼻子裡哼了一聲，笑道：「我不曉得。我是奉了旨意殺你的。」袁大人道：「這麼，你拿出上諭我看，好曉得我自家的罪名。」徐承煜大聲說道：「現在殺個把人，還要什麼憑據不成？我是奉面諭殺的，沒有什麼硃諭。你此時把我怎樣？你同我趕快滾出去死！」袁昶大罵道：「朝中有了你們這班奸黨，由著你們橫行。我在地下等著你算賬就是！」

一時將兩位大臣斬訖，徐承煜便得意揚揚回報他老子徐桐，然後再到朝中復旨。後來朝中又殺了徐用儀、聯元、立山。他父子愈加膽大，無惡不作。

此時端王急急要他兒子做皇帝，叫剛毅帶了拳匪，把皇城裡面正陽門燒掉。又放出手段，無法無天，到處亂搶亂劫。口裡胡說亂道，說是「生不願封萬戶侯，但願殺了一龍二虎百羊頭。」一龍就指當今皇帝；二虎就指李鴻章、劉坤一；百羊頭就指東交民巷各國公使參贊隨員。就是這麼發狂發顛的胡攪亂攪。搶了大學士孫家鼐一家，又去搶各官各商家。搶來的東西，就在前門大街，明目張膽擺著叫賣。有人買去，又被義和團搶回再賣。一連亂了一個月。亂到七月裡，又在城外村子，捉了一村大小二百四十口，硬指是教民，不論乳臭小兒，龍鍾老婦，一齊在菜市口殺了。殺得菜市口一直望順治門大街，都是無罪的死屍。

剛剛殺了未到十日，洋兵已經攻破京城，兩宮出狩。此時徐老頭兒打聽到這個消息，一想無法，只好叫了兒子徐承煜商議。徐承煜說道：「我們平日最恨是洋人。洋文洋話一些兒也不懂得。這個時候，洋兵既然打了勝仗，自然是天意已有所屬，我輩焉敢逆天行事？若是降順了他們，當不失我富貴。不如我父子俱降了罷。」徐老頭兒說：「我們言語不通，就要降他，也無一個標識，還不是一陣亂殺，送了性命，豈不冤枉！」徐承煜道：「不知今日破京城的洋兵，究竟是那一國。若是日本，是同中國一樣，寫著孔夫子的字，那就有法可想了。只要照明朝諸大老寫『大清國順民』的法子，寫一個『大日本順民』旗子，插在門外，那日本兵看了，便可無事。」徐老頭兒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橫豎清朝的官，我沒享著他的福。我活了八九十歲，還是一個協辦大學士，中間又耽擱我好多年。你快快去照辦，保全我這條老命罷。」徐承煜道：「要是日本國，可就有用。要不是日本國，遇著英國、法國、德國，他不認得我們中國的字，還是一個白白裡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徐老頭兒道：「你又來了！你怎麼樣也會說這糊塗話？他們外國那有這許多國名，還不是康有為在日本，變了法子多立名目，想出來騙我們的。你看古書上那有什麼英吉利、法蘭西等名字？」徐承煜恍然大悟，遂尋出一條黃布，寫了順民旗子，插在門外，安心等著日本皇帝進京，拿他宣召，做一位開國元勳。

豈知等了兩日不見動靜，只得出門探聽消息。走到半路，看見一個紅呢大車，也插著「日本國順民」旗子，迎面走來。心裡詫異，想道：「他怎麼也會知道這個法門？」及至車子走至面前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意氣相投的啟侍郎啟秀。啟秀一見，便下車，慌慌張張屏氣低聲說道：「外國人在那裡拿我們呢。我方才在那桐那裡聽見來的。他叫我回去打點打點。我聽見這個消息，只好借了他的車趕快回去收拾，再作別計。」徐承煜說道：「我降了他，怎麼又要拿我？」啟秀道：「你真是一個癡子！於今權在人家手裡，他要殺就殺，要剮就剮。你又是仇人的人，怎麼說無人拿你？」徐承煜聽畢，頓時面如土色。各自分頭匆匆而去。

一直走到家中，見了徐老頭兒，便放聲大哭，將方才啟秀言語說了一遍。徐老頭兒說：「照這樣看來，我這老命不牢了。」徐承煜道：「正是。我正想與你老人家商議。你老人家今年活到八十三歲，橫豎活不了幾年就要死的。不如你老人家尋個短見，我將一切罪惡都推到你老人家身上，說你老人家畏罪自盡。留了我這些小輩，與你老人家承宗接嗣。你老人家日後又做了一個殉國忠臣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！」徐老頭兒聽了，大怒道：「怎麼你不想做忠臣，倒要我做忠臣！我活到八十三歲，還怕不會死？怎麼你要我尋短見？我養了你這個畜牲，你不想你這個身子是那裡的，侍郎是那裡的，怎麼口口聲聲逼我去尋死？」徐承煜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要說這些話了。我要不是這個刑部侍郎，今日外國人也不要拿我了。你老人家不肯自己去死，難道想送把（給）外國人去殺麼？」徐老頭兒一想不錯，頓時淚流滿面，抱著徐承煜哭了一頓，便說：「也罷，我就尋個自盡。」頓時在樑上掛了繩子，套了一個圈套，叫兒子徐承煜拿他抱了上去，自己伸著頸脖子，套在圈套之內。究竟是做過大學士的人，居然慷慨赴義，就是這麼一繩子嗚呼甲死了。

徐承煜大喜，忙叫用人等到處報喪，一面趕辦後事。豈知徐老頭兒尚未入棺，日本兵官早已帶著許多兵士到來拿徐承煜，一拉拉到一個公所所在。啟秀啟大人早在那裡了。徐承煜一見，便驚問道：「你不是曉得信息最早的，怎麼也會在這裡？」啟秀道：「我叫你逃走，怎麼你也會把（給）人捉到？」徐承煜道：「我是放不過我八十三歲的老人家。」啟秀道：「我是捨不得七

十歲的老母。」徐承煜道：「我的老人家今日死了，尚未入殮呢。」啟秀道：「我的老母昨日看見我被洋兵捉來，怕也要嚇死在那裡了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見洋兵帶了啟秀家人走進房來。家人一見啟秀，便抱頭痛哭，說是老太太昨日看見老爺被洋兵捉來，頓時痰厥，不省人事，今早五更，已是咽氣死了。啟秀聽罷，不由傷心痛哭。徐承煜在一旁陪著乾哭，哭他老子。哭到自家，傷心起來，也真真的滴了幾點眼淚。

日本兵官聽得哭的不像樣子，跑進房來。問其情由，卻是一個哭娘，一個哭老子。以為他們兩個是清朝大官，還有一二分像人，即在身上取出鉛筆，寫了一個紙條，擲與徐承煜、啟秀看道：

二公既遭大故，許各放回料理喪事。事畢仍來歸禁，聽候聯軍政府查辦。

歸禁，聽候聯軍政府查辦。徐承煜、啟秀兩人看了，忙即收淚叩謝，便叫下人備車回去。豈知兩人出了洋兵營盤，並不走回家中，兩人就在車裡商議妥當，一直跑到賢良寺議和大臣李中堂那裡哭求講情。

李中堂見了，笑了一笑，便問道：「二公是朝廷大臣，受了這樣大辱，打定什麼主意沒有？」徐、啟同聲回道：「只求中堂代為講情，饒恕我兩人一死。」李傅相又笑了一笑道：「二公暫且回家，聽候我的消息罷了。」徐承煜、啟秀二人叩謝辭出，各回家中殯殮父母。未及旬日，又被洋兵捉回，原地留禁。二人重複見面，說了一回家事，想想李中堂說的「聽我消息」四字，大約是無妨礙，安心等著和議告成，放他們出去。

有天，前次放他二人的那位日本兵官，又走進房來，顏色不善，身上又拿出鉛筆紙張，寫了一條，遞與二人。二人接了一看，是：

二公既出，即是絕好機會。堂堂亞洲大臣，豈竟一無人心，甘心喪失國體？

徐、啟看罷，甚為慚愧。徐承煜借了日本兵官鉛筆，答寫道：

李鴻章已許救我二人，要我二人靜候消息。

日本兵官接了一看，笑著學中國京話說道：「你等消息，你等消息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即走出房門，將房門鎖好去了。

啟秀看看不妙，即走到後面一間小房子，將自己戴孝的白腰帶解下，鎖在窗格上面，意圖一個自盡。那知啟秀身體肥重，竟將窗格墜斷。徐承煜聽得聲響，見是如此，忙來解救。當對啟秀說道：「你也太性急了，怎麼要自己尋死？看你方面大耳，後福方長，為何不忍耐一時之辱，竟自去尋短見？」啟秀不答，只是連聲稱是。

又過了好些日子。一日，又見前次那個日本兵官走進房來，打著中國官話說道：「李鴻章的消息到了，請你二位出去。」二人聽見，不勝之喜。正是：

亂離情景原無主，生死關頭勿啟疑。

要知徐、啟二人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蝶隱加評：

窮翰林出身，便是極勢利、極熱中的小人。窮翰林聽者。徐桐恐貽後患，不肯提拔故舊門生，獨知鍾愛其子，豈知子即制其死命者！

想做開國元勳，豈僅徐桐、徐承煜兩個？

徐相惟恐性命不保，卒至性命不保，反做出一篇丑歷史。

徐相父子詭辭之詞，絕妙一篇官場行述。

徐、啟二人忽然念記父母，也是天良發現之時，也是遮飾之語。